

# 诗人余秀华:苦痛中的歌唱(3)

◆ 李伟  
张兰英

## 故乡与远方

我始终相信,一个地域的开阔与一个人的心有莫大的关系

我见过在无垠的草原上,被圈养起来的牛羊和人,和栖息在篱笆上的鹰

在横店,起伏的丘陵地形如微风里的浪屋宇如鱼,匍匐在水面上,吐出日子,吐出生老病死

和一个个连绵不绝的四季

(余秀华《田野》)

与很多中国乡村一样,横店的年轻人都在外面打工,村庄是老人与孩子的巢窠。打工赚回的钱,给孩子交了学费,给家里起了新屋,延续着村庄表层的生命力。余秀华依旧住在1984年建的老房子里。父母都是最底层的农民,耕种着七八亩土地,一茬麦子,一茬水稻。为了多赚点钱,余文海还包下了一片鱼塘。平时冬天,他要去邻近的地方打零工,主要是帮人做水渠的防水。她的弟弟在钟祥市当数学老师,基本脱离了乡村生活。一家务农,每年有2万多元的收入,日子过得艰辛。

在余秀华的诗中,故乡横店是一个被反复吟咏的意象:水稻,大豆,芝麻,高粱;布谷鸟,喜鹊,黄鹂,八哥;盛开的桃花,牵牛花,油菜花;蓝天、云朵,还有“浩荡的春风”。都给了她无限的灵感。

一根稻子就能够打开关于田野所有的想象,它的沉默和高傲

忧伤和孤独

它们的隐藏里,有怀孕的老鼠,刚出壳的麻雀和野鸡

这都是田野富饶的部分

(《田野》)

她从不吝啬于讴歌每一个卑微的生命,因为她就是其中的一员。她就像“怀孕的老鼠,刚出壳的麻雀和野鸡”一样,躲藏在稻田中,获得食物与安全感,也同样是这富饶的田野的一部分。在余秀华心中,横店就是美丽而丰饶的

庇护所,有着“原野”般广阔的胸怀,接纳她,哺育她。尽管她不完美,但故乡没有嫌弃她。

她用故乡的麦子来形容日渐苍老的父亲:“深夜,看见父亲背着月亮吸烟——那个生长过万顷麦子的脊背越来越窄了父亲啊,你的幸福是一层褐色的麦子皮痛苦是纯白的麦子心。”(《麦子黄了》)在这里,父亲就是故乡大地的符号。她对父亲的爱就是对故土的爱。

但在余秀华的内心深处,还有一股更强大的力量撕扯着她,推动她离开故乡,远走高飞。像其他青年一样,她同样渴望走向新的天地。她说:“我许多次想出去,想脱离这个村庄,甚至去流浪,想把生命放在最低的位置,如果在那样的位置回望我现在的位置,我是不是对生命有更透彻的认知?”

去年春天,余秀华打算出门打工。但因为晚了一天,她能做的工种被别人占了,没有成行。更重要的原因,是儿子要参加高考。虽然她自认为是个不称职的母亲,但有她在,儿子就会安心。

就在不久前,余秀华接受了一家电视台的采访,随后在自己的博客中抒发内心的纠结与愤懑——“前天,面对电视台采访,说我不抱怨生活,我对生活热爱得一塌糊涂。当时我的心的确是安静的,觉得生活是美好的。但是我其实很讨厌现在的生活,我想远走高飞,我不想再回来,我不愿意看到这里所有的人,我对说话存在太多的抱怨!”

故乡对她而言,既是温床、庇护所,也是禁锢的枷锁,封闭的囚室。

余秀华的丈夫在北京打工,每年2月份离开,12月回来。她也想去打工。前年,在残联的组织下,余秀华去温州的一家福利工厂工作一个月。那是她唯一的一次打工经历。母亲周金香拎着行李,送她去荆门坐上直达大巴车。“她自己连20斤的重量都提不起,自己的衣服也无法洗干净。”周金香说。在温州,工厂给她安排最简单的活,为皮包修剪皮料,她每天都要加班到夜里零点才能完成。实际上,那

次打工只维持了一个月,她就回家了。

由于身体的原因,她没办法挣脱这片土地的束缚。她无法种地,养不了鱼,只能喂兔子。在故乡她是“没用”的,她怀疑自己是个“包袱”和“麻烦”。

只有在诗歌中,她才可以自由地飞翔与流浪。

月下弦的时候,我们出发吧  
你的口袋装高粱和秋风,我的口袋装水和土

向我们半生匍匐的泥土含泪鞠躬  
亦,汉江的号子叫响了两岸菊花

请牵着我的手,抚慰我一些小小的慌张

在这首名为《亦,我们去北方》的诗中,她想象着和情人一起奔赴辽阔的北方大地:“别担心,亲爱的人啊/她就像一名爱情路上的义士,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征程。她向故乡告别,带上高粱、风、水和土,就能在异乡生存。尽管这些都是内心的一种希冀,但为实现浪漫之旅开辟了道路。她将自己的爱恋赋予了浓郁的大地色彩,开凿出一种人生的苍凉和厚度。”

## 出名

我一声不吭地吃饭  
喊“小巫,小巫”把一些肉块丢给它

它摇着尾巴,快乐地叫着  
他揪着我的头发,把我往墙上磕的时候

小巫不停地摇着尾巴  
对于一个不怕疼的人,他无能为力

我们走到了外婆屋后  
才想起,她已经死去多年

(《我养的狗,叫小巫》)

如果不是《诗刊》编辑刘年的偶然发现,余秀华依旧在田间过着默默无闻的生活——割草、喂兔子、写诗。

“我觉得她的诗完全是从内心里出来到我内心里去的,是用灵魂和生命写出来的诗。”刘年对我们说。在编后记《诗歌,是人间的药》中,刘年这样写道:“人间有各种病症,

所以人类才发明了诗歌。”

“她的诗歌写出了这种‘痛感’,即悲悯苍生。如果面对那么多的不公正,你依旧无动于衷,肯定是不道德的。余秀华之所以会红,是因为诗坛里最缺的东西就是这种痛感。尤其是女诗人很少能写出这种痛感,她去补了这个缺。我甚至觉得,除了她,中国所有女诗人都写不出这种痛感。”刘年说。

去年12月,刘年的同事彭敏给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杨庆祥打电话,说想在中国人民大学举办一场诗歌朗诵会,主题为“日常生活,惊心动魄”,选择了五位诗人,第一个就是余秀华。余秀华朗诵的那首诗就是《我养的狗,小巫》。在这首诗中,她被命运无情地摀住头,一次次撞向墙上。她不知道疼痛,也没有屈服,她无处倾诉,只有不会说话的小巫还陪伴她。杨庆祥被这首诗打动了,答应帮助组织这场活动。

那天晚上,在颤抖中、哽咽中余秀华读完了她的诗。掌声雷动,现场极其热烈,五人朗诵会差点变成了她一个人的专场。

“余秀华的诗歌之所以能够打动别人,就是因为她是在读诗医人。她与厄运搏斗,她愤怒、忧郁、歇斯底里。同时她也带来温暖和救赎。”杨庆祥对我说:“她不是一个技术主义者,不是一个以修辞取胜的诗人,她是一个完全‘真’的诗人。那份‘真’,就是独自面对命运并和命运死磕到底的‘真’。而美学的最低和最高标准就是‘真’。但很多时候,我们都把‘真’忘记了。”

余秀华出名后,迅速推出了两本诗集。可以预计,它们都将成为畅销书。诗歌的热潮仿佛又回来了。同样可以预计的是,余秀华的命运也将由此改变。她将获得尊严和保障,这些都是她此前不曾拥有的东西。

余秀华还会写出更好的诗吗?“她的生活越来越好,那种愤怒的东西,有力量东西会不会消失?这也是我担心的地方。”杨庆祥说。摘自2015年第5期《三联生活周刊》

## 明星狼

王为民



### 10.吴华救了它的命

一位年轻漂亮的女兽医接待了我们。她开始给Cloudy做检查,拍片子。结果出来了,是肠梗阻。“必须马上做手术,到这边来签个字。”美女兽医云淡风轻地对我们说。

“你能确保它不会有事吗?”说实话,对这位美女兽医的水平我有点怀疑,她年轻、漂亮,这几乎就是没有经验的代名词。

“只要是手术就会有一定的风险,我只能说尽力去做。签完字我们就要进去了。”美女兽医坚定的眼神根本不把我放在眼里。

“你今年多大了?你确定你能完成这个手术?这只狼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非常重要,你懂吗?”我的语气里明显充满了挑衅和威胁。

美女医生并没有被我的话吓倒,反而举起她胸前挂的工作牌,义正词严地告诉我:“我是这里的医生,你现在质疑我,也只是在浪费你们自己的时间,这只狼能不能从这里活着出去,就看你们配不配合了。给你们五分钟时间考虑,我先去准备一下。”

如此气场强大的女兽医我这还是第一次遇到,我被她说得哑口无言。

咨询台的护士告诉我,她叫吴华,是新西兰梅西大学兽医学院五年科班兽医,她虽然看起来年轻,实际上经验丰富,是他们医院目前最好的兽医之一。

安德鲁表示可以信任,Cloudy现在快不行了。我签完字,安德鲁配合兽医吴华把Cloudy推进了手术室。我被拒之门外了。

手术室的灯亮了起来,现在我唯一能做的只能是默默祈祷了。如果Cloudy有什么意外,这对我,对这个电影都是一次沉重的打击。此时已经是电影《狼图腾》自筹备以来的第三个年头了,无论是人力还是财力都不允许再拖下去了。Cloudy是一只难得与人有这么高度默契的狼,安德鲁总是夸它,训练中它所有的动作都完成得非常好,我以为它就是《狼图腾》注定的明星狼,为什么偏偏这个时候出事了?!更要命的是,再过两三个月,阿诺导演就要来华参加上海电影节,原本已经定

下此行要来狼基地看看狼的训练情况,紧接着的七月就是夏季拍摄计划。如果Cloudy出事,我不能保证阿诺导演会对其他的狼更满意。我的天啊,就像被谁撬动了一块多米诺骨牌,接下来的一切我不敢再往下想了。Cloudy, Cloudy……上天似乎再一次给了我一个巨大的考验。一种绝望感迫使我自动屏蔽了脑中的一切,好累啊。

我居然在这个时候睡了过去。我醒来的时候,手术室的灯已经熄灭了。里面黑漆漆的,空无一人。我突然有种不好的预感。

我冲到医院走廊上,疯狂地大喊Cloudy的名字,开始搜寻每一间办公室。一位值班护士过来制止了我的行为,她告诉我去一楼拐角的诊室,吴医生他们都在那里。我问我,我的狼救活了吗?她摇摇头。“什么?!”血液一下冲上了我的脑门,刹那间我快要窒息了。

那位护士赶紧惊慌地跟我解释道:“我的意思是说我不知道,我换班过来,你赶紧去那边诊室问问吴医生吧。”

此刻,我真想给这护士一拳。  
“Good boy! Good boy……”

当我冲到那间诊室时,看到Cloudy躺在床上,那位美女医生吴华正摸着Cloudy的头,不住地夸赞它鼓励它。

肚子上还包裹着纱布的Cloudy感激地用舌头舔了舔吴华的手,极具灵性的它知道是吴华救了它的命。

看来,中国人一直认为狼忘恩负义的观点是错误的,从Cloudy身上,我清晰地看到狼是懂得感恩的动物,是富于感情的动物。

最让我感到意外的是,Cloudy怎么会知道吴华是它的救命恩人呢?在进行手术时,Cloudy一定是被牢牢捆绑在手术台上,按照常理,动物们会很抗拒地认为它们会受到伤害,会心里抵触的,那么Cloudy会把吴华当成敌人,醒来后会本能地扑咬吴华,可现在不但扑咬,还用最亲密的方式舔她的手!尤其是,Cloudy身上麻醉药的效力还没完全解除,恐怕它还晕乎乎的吧?狼真是神奇的动物,它们的身上有着太多不可思议。

“Hi,你醒了啊?”一旁的安德鲁看到了我,跟我打了招呼。

我走进来看着眼睛又重放光芒的Cloudy,顿时松了一口气。

### 27.提出加强市场管理的建议

在这种中央监管权力既明确又不明确的过渡阶段,新的部门要插手,原有的部门并不十分愿意放弃部门所属的权力范围。如果一切仍旧按部就班,可能证监会就只能一直是“商财政部”,等待国务院的明确。

但恰恰因为财政部开始搞《国债期货交易管理暂行办法》并上报国务院,部门权力划分的扯皮就开始了:国债期货市场到底归属财政部主管还是证监会主管?两个部门都有自己的理由。而这个问题不解决,《办法》就出不来,结果,变成了证监会和财政部两家在打官司,需要国务院甚至国务院总理出面定夺。这一拖就是大半年,从1994年5、6月一直等到1995年2月。

这次证监会期货部的正副主任耿亮和姚刚,来上海证交所与尉文渊见面,说明大局已定,国债期货市场由证监会为主监管。

在和耿亮与姚刚的见面中,尉文渊向两位证监会领导汇报了上海国债期货市场的概况、作用,同时也向他们提出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市场管理的建议。特别对于1994年下半年以来市场发展过快的问题,尉文渊说:

目前,全国期货市场发展很快,从某种程度上看,不利于期货市场的试点和管理。据不完全统计,全国除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外,还有近十家商品交易所也开办国债期货。这与国务院有关商品交易所不能开办金融期货的精神有悖。从上海的市场发展要求出发,我们将坚决贯彻国务院有关文件精神,禁止商品交易所开办金融期货。国债期货市场过多,不仅容易形成市场混乱,而且不利于国债期货市场的试点。90年代初在全国开办股票交易的试点仅两个交易所,而国债期货一哄而上,极易助长盲目发展之势。商品交易所开办国债期货的另一问题还表现在增加了市场潜在风险,容忍了过度投机。由于商品交易所并无国债现货业务,更无国债库存。一旦面临大量交割,市场风险便可能充分暴露。因此,期货市场的发展不应该脱离现货市场。问题还在于许多交易所在期货合约最后

交割结算时采用现金支付的方式,而不采用国债实物券支付。从现阶段来看,这种交割结算制度极大地容忍了市场过度投机。因为国债期货的作用在于套期保值和价格发现,一旦采用现金交割,则与国债现货完全割断了联系,即纯粹赌价格的涨落了。对此,应采取措施及时制止。

分析上述问题,建议国家主管部门应加强对国债期货市场的管理。第一,加强市场调研,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市场发展的政策。第二,严格限制各商品交易所开办国债期货。第三,强调国债现货市场与国债期货的配合,取消现金交割制度。第四,加强风险管理,对持仓余额、保证金监控、保证金比率等措施提出指导性意见。

其实,多年以后回过头来看上海证交所当时汇报的这些情况,特别是“贯彻国务院有关文件精神,禁止商品交易所开办金融期货”的分析以及“严格限制各商品交易所开办国债期货”的建议,针对的其实就是在国债期货上和上海证交所存在激烈竞争关系的北商所等商品期货交易所。尉文渊希望通过已经取得

国债期货监管权的证监会能够在修改《国债期货交易管理暂行办法》与今后的日常监管中,有助于上海证交所市场竞争中取得有利地位。

那天下午,尉文渊和证监会两位领导一直谈了将近两个小时,直到下午4:10,结束会谈后尉文渊对耿亮说:“既然国务院已经决定国债期货由证监会监管,要不我带你们下去看看,实地感受一下现场气氛?”于是他引领两位证监会领导来到第一交易大厅,没想到的是居然就在此时,刚刚拿到国债期货监管权的证监会期货部正副主任甫一来到国债期货市场涌进了现场,万国证券天量的违规空单就涌进了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系统……

就在管金生前往上海证交所以及离开后前往建行去筹措保证金的这段时间里,万国证券部分中高层管理人员在23日中午12:00以后,先后从瑞金一路的公司总部来到静安寺游乐门大酒店交易总部。

## 中国赌金者

三七事件始末

